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鋪偷鄭新 展熊飛湖亭會周老

且說那邊展爺，自從那武生一上樓時，看去便覺熟識。後又聽他與茶博士說許多話，恰與自己問答的一一相對。細聽聲音，再看面龐，恰就是救周老的漁郎。心中躊躇道：「他既是武生，為何又是漁郎呢？」一壁思想，一壁擎杯，不覺出神，獨自呆呆的看著那武生。忽見那武生立起，向著展爺，一拱手道：「尊兄請。」展爺連忙放下茶杯，答禮道：「兄臺請了。若不棄嫌，何不屈駕這邊一敘。」那武生道：「既承雅愛，敢不領教。」於是過來，彼此一揖。展爺將前首座兒讓與武生坐了，自己在對面相陪。

此時茶博士將茶取過來，見二人坐在一處，方才明白他兩個敢是一路同來的，怨不得問的話語相同呢。笑嘻嘻將一壺兩前茶，一個茶杯，也放在那邊。那邊八碟兒外敬，算他白安放了。剛放下茶壺，只聽武生道：「六槐，你將茶且放過一邊。我們要上好的酒，拿兩角來。菜蔬不必吩咐，只要應時配口的，拿來就是了。」六槐連忙答應，下樓去了。

那武生便問展爺道：「尊兄貴姓？仙鄉何處？」展爺道：「小弟常州武進縣姓展名昭，字熊飛。」那武生道：「莫非新升四品帶刀護衛，欽賜「御貓」，人稱兩俠展老爺麼？」展爺道：「惶恐，惶恐。豈敢，豈敢。請問兄臺貴姓？」那武生道：「小弟松江府茉花村，姓丁名兆蕙。」展爺驚道：「莫非令兄名兆蘭，人稱為雙俠丁二官人麼？」丁二爺道：「慚愧，慚愧。賤名何足掛齒。」展爺道：「久仰尊昆仲名譽，屢欲拜訪。不意今日邂逅，實為萬幸。」丁二爺道：「家兄時常思念吾兄，原要上常州地面，未得其便。後來又聽得吾兄榮升，因此不敢仰攀。不料今日在此幸遇，實慰渴想。」展爺道：「兄臺再休提那封職。小弟其實不願意。似乎你我弟兄疏散慣了，尋山覓水，何等的瀟灑。今一旦為官羈絆，反覺心中不能暢快，實實出於不得已也。」丁二爺道：「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，理宜與國家出力報效。吾兄何出此言？莫非言與心違麼？」展爺道：「小弟從不撒謊。其中若非關礙著包相爺一番情義，弟早已的掛冠遠隱了。」說至此。茶博士將酒饌俱已擺上。丁二爺提壺斟酒，展爺回敬，彼此略為謙遜，飲酒暢敘。

展爺便問：「丁二兄，如何有漁郎裝束？」丁二爺笑道：「小弟奉母命上靈隱寺進香，行至湖畔，見此名山，對此名泉，一時技癢，因此改扮了漁郎，原為遣興作耍，無意中救了周老，也是機緣湊巧。兄臺休要見笑。」正說之間，忽見有個小童上得樓來，便道：「小人打量二官人必是在此，果然就在此間。」丁二爺道：「你來作甚麼？」小童道：「方才大官人打發人來請二官人早些回去，現有書信一封。」丁二爺接過來看了，道：「你回去告訴他說，我明日即回去。」略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你叫他暫且等等罷。」展爺見他有事，連忙道：「吾兄有事，何不請去。難道以小弟當外人看待麼？」丁二爺道：「其實也無甚麼事。既如此，暫告別。請吾兄明日午刻，千萬到橋亭一會。」展爺道：「謹當從命。」丁二爺便將槐六叫過來，道：「我們用了多少，俱在櫃上算帳。」展爺也不謙遜，當面就作謝了。丁二爺執手告別，下樓去了。

展爺自己又獨酌了一會，方慢慢下樓，在左近找了寓所。歇至二更以後，他也不用夜行衣，就將衣襟拽了一拽，袖子卷了一卷，佩了寶劍，悄悄出寓所，至鄭家後樓，見有牆角縱身上去。繞至樓邊，又一躍到了樓簷之下，見窗上燈光有婦人影兒，又聽杯箸聲音。忽聽婦人道：「你請官人，如何不來呢？」丫鬟道：「官人與茶行兌銀兩呢。兌完了，也就來了。」又停了一會，婦人道：「你再去看看。天已三更，如何還不來呢？」丫鬟答應下樓。猛又聽得樓梯亂響，只聽有人嘮叨道：「沒有銀子，要銀子；及至有了銀子，他又說夤夜之間難拿，暫且寄存，明日再來拿罷。可惡的狠！上上下下，叫人費事。」說著話，只聽唧唧咕咕一陣響，是將銀子放在桌上的光景。

展爺便臨窗偷看，見此人果是白晝在竹椅上坐的那人；又見桌上堆定八封銀子，俱是西紙包妥，上面影影綽綽有花押。只見鄭新一壁說話，一壁開那邊的假門兒，口內說道：「我是為交易買賣。娘子又叫丫鬟屢次請我，不知有甚麼要緊事？」手中卻一封一封將銀子收入櫃子裡面，仍將假門兒扣好。只聽婦人道：「我因想起一宗事來，故此請你。」鄭新道：「甚麼事？」婦人道：「就是為那老獸物，雖則逐出境外。我細想來，他既敢在縣裡告下你來，就保不住他在別處告你，或府裡，或京控，俱是免不了的。那時怎麼好呢？」鄭新聽了，半晌歎道：「若論當初，原受過他的大恩。如今將他鬧到這步田地，我也就對不過我那亡妻了！」說至此，聲音卻甚慘切。

展爺在窗外聽，暗道：「這小子尚有良心。」忽聽有摔箸聲，攢酒杯之聲；再細聽時，又有抽抽噎噎之音，敢則是婦人哭了。只聽鄭新說道：「娘子不要生氣。我不過是那麼說。」婦人道：「你既惦著前妻，就不該叫他死呀，也不該又把我娶來呀。」鄭新道：「這原是因話提話。人已死了，我還惦記作甚麼？再者他要緊，你要緊呢？」說著話，便湊過婦人那邊去，央告道：「娘子，是我的不是，你不要生氣。明日再設法出脫那老獸物便了。」又叫丫鬟燙酒，與奶奶換酒。一路緊央告，那婦人方不哭了。

且說丫鬟奉命燙酒，剛下樓，忽聽「哎喲」一聲，轉身就跑到樓來，只嚇得他張口結舌，驚慌失措。鄭新一見，便問道：「你是怎麼樣了？」丫鬟喘吁吁，方說道：「了……了不得，樓……樓底下火……火球兒亂……亂滾。」婦人聽了，便接言道：「這也犯得上嚇得這個樣兒。這別是財罷？想來是那老獸物攢下的私蓄，埋藏在那裡罷。我們何不下去瞧瞧，記明白了地方兒，明日慢慢的再刨。」一席話說得鄭新貪心頓起，忙叫丫鬟點燈籠。丫鬟他卻不敢下樓取燈籠，就在蠟臺上見有個蠟頭兒，在燈上對著，手裡拿著，在前引路。婦人後面跟隨，鄭新也隨在後，同下樓來。

此時窗外展爺滿心歡喜，暗道：「我何不趁此時撬窗而入，偷取他的銀兩呢？」剛要抽劍，忽見燈光一晃卻是個人影兒，連忙從窗牖孔中一望，不禁大喜。原來不是別人，卻是救周老兒的漁郎到了。暗暗笑道：「敢則他也是向這裡挪借來了。只是他不知放銀之處，這卻如何能告訴他呢？」心中正自思想，眼睛卻望裡留神。只見丁二爺也不東瞧西望，他竟奔假門而來。將手一按，門已開放，只見他一封一封往懷裡就揣。屋裡在那裡揣，展爺在外頭記數兒，見他一連揣了九次，仍然將假門兒關上。展爺心中暗想：「銀子是八封，他卻揣了九次，不知那一包是甚麼？」正自揣度，忽聽樓梯一陣亂響，有人抱怨道：「小孩子家看不真切，就這末大驚小怪的。」正是鄭新夫婦，同著丫鬟上來了。

展爺在窗外，不由得暗暗著急道：「他們將樓門堵住。我這朋友，他卻如何脫身呢？他若是持刀威嚇，那就不是俠士的行為。」忽然眼前一黑，再一看時，屋內已將燈吹滅了。展爺大喜，暗暗稱妙。忽聽鄭新哎喲道：「怎麼樓上燈也滅了。你又把蠟頭兒擲了，燈籠也忘了撿起來，這還得下樓取火去。」展爺在外聽得明白，暗道：「丁二官人真好靈機，借著滅燈他就走了，真正的爽快。」忽又笑自己道：「銀兩業已到手，我還在此作甚麼？難道人家偷竊，我還等著拔橛兒不成。」將身一順，早已跳下樓來，復又上了牆角落，到了外面，暗暗回到下處。真是神安夢穩，已然睡去了。

再說鄭新叫丫鬟取了火來一看，櫃子門彷彿有人開了。自己過去開了一看，裡面的銀子一封也沒有了。忙嚷道：「有了賊了！」他妻子便問：「銀子知了麼？」不但才拿來的八封不見了，連舊存的那一包二兩銀子也不見了。」夫妻二人又下樓尋找了一番，那裡有個人影兒。兩口子就只齊聲叫苦。這且不言。

展熊飛直睡至次日紅日東升，方才起來梳洗，就在客寓吃了早飯，方慢慢往斷橋亭來。剛至亭上，只見周老兒坐在欄杆上打盹兒呢。展爺悄悄過去，將他扶住了，方喚道：「老丈醒來，老丈醒來。」周老猛然驚醒，見是展爺，連忙道：「公子爺來了。老漢久等多時了。」展爺道：「那漁哥還沒來麼？」周老道：「尚未來呢。」展爺暗付道：「看他來時，是何光景？」正犯想間，只見丁二爺帶著僕從二人竟奔亭上而來。展爺道：「送銀子的來了。」周老兒看時，卻不是漁郎，也是一位武生公子。及至來到切近，細細看時，誰說不是漁郎呢。周老者怔了一怔，方才見禮。丁二爺道：「展兄早來了麼？真信人也！」又對周老道：「老丈，銀子已有在此。不知你可有地基麼？」周老道：「有地基，就在鄭家樓前一箭之地，有座書畫樓，乃是小老兒相好孟先生的。因他年老力衰，將買賣收了，臨別時就將此樓托付我了。」丁二爺道：「如此甚好。可有幫手麼？」周老道：「有幫手，就是我的外甥烏小

乙。當初原是與我照應茶樓，後因鄭新改了字號，就把他攆了。」丁二爺道：「既如此，這茶樓是開定了，這口氣也是要賭准了。如今我將我的僕人留下，幫著你料理一切事體。此人是極可靠的。」說罷，叫小童將包袱打開。展爺在旁，細細留神。不知改換的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